考信錄

豐鎬考信別錄目錄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屛門人陳履和校刋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創業成康所以守成幽厲所以失政其治亂興衰之故有非紀事之文所能盡者故統其前後而考之庶學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書立政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雖有善政非賢莫行不得其人則政徒爲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擾民是以堯惟務舉舜舜惟務舉禹稷契皐陶自能庶績咸熙地平天成紂以多罪逋逃爲大夫卿士則暴虐於百姓而姦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衛所皆古寓兵於農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

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變爲驍騎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蘇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嘗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殺其令長曰猶能令我誦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難知之爲難非有克知灼見而惟資諸薦引推轂之人則鑽營大臣以求顯擢者有之賄賂近習以爲內援者有之廣交遊通聲氣以獵虛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見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為民牧長而百姓被其澤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開八百年之業也

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無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漢以來豈無良法惟不得其人則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

以下之治則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務擇人惟期變法是以其弊終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時州縣皆以民供役大戶往往有破家者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爲法之過遂改爲免役之法民出錢而官自召役歷代因之以爲善矣然吏胥遂橫行於州縣魚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權旁出獄訟顛倒民有貲產者咸與交懽以圖自保無賴者結以爲援而風俗遂大壞明初州縣之賦皆使大戶輸之京

師其後大戸亦多破家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爲法之過遂改而令官自督賦以爲善矣然追呼煩擾官吏藉以侵漁閭閻因之凋敝此無他得其人則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則用此亦弊用彼亦弊雖歲改而月易之無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賢者多棄官去邵堯夫以爲不然曰寛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是則政雖不善得其人民猶不至大受其害況行利民之政而

得賢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爲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書立政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書立政

按文王之不兼于庶獄非輕於視獄也乃重於用人也謂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何則治獄猶用兵也情僞百出非可懸揣而遥制也必親察之

而後知之庶獄之繁人君所不能徧察也則擇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違而訓之葢古者上下之情常通民有寃情皆得自訴於君君召其人而親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廣故違與不違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爲乎一事違而訓之則百事皆不敢偏狥一人違而訓之則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獄則不然孟子曰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是古者諸侯之獄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叔孫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詞無頗是古者卿大夫之獄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是古者位相埒則不能治其獄必尊者而後能治身者之獄也明矣自秦始重獄

吏之權無論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謀反誣服矣唐高宗時人告長孫無忌謀反許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猶以元舅之故不忍殺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誠不可以謀反貸死顧無忌實未嘗謀反高宗何不親鞫之乎至明置錦衣獄其禍尤烈楊漣左光斗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獄中覆盆莫告榜掠至無完膚卒以獄斃若此者豈非人主不自理之過與故日庶獄者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此文王

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

賢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氣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達於事理閑於道義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數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則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則俗皆尚才略而父師以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此非培植數十年不能也周自太王遷岐以後脩

德行仁不下數十餘年是以賢才輩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雖由文王之克知灼見而立民長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詩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同上

周之賢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當其才故詩人以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分別言之葢才全德備者其人艮少惟能各當其才斯能悉舉其職故周公曰無求

備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

資格而不問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游更十有餘職

此果能悉舉其職乎抑未必然也讀此詩可以悟此

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書立政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左傳宣公十二年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輯而弓矢櫜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時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賢人棄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則強凌弱衆暴寡者聽之子不孝弟不共者聽之淫荒無度侈靡自恣者聽之豈惟聽之而已重賦斂而民膏爲之竭鬻訟獄而民寃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撫安而整飭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榮而干進隱於畎畝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沓於衆訪於人夙夜求之不能

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周非無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廣矣天下之賢多矣是以廣求之而徧用之也肆陳也布也用賢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澤也以此觀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賢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賢才用而百姓安風俗厚而人心固則親賢樂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論○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中庸

哀公問政孔子何爲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備言之矣況魯周公之舊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無事於別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視爲具文實惠不逮於民亦有若其不便而改之者舉而行之本非難事但患無其人耳無其人則非惟具文之無益也而復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極言非政之難而人之難猶樹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樹者也蒲蘆者樹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舉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證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節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按孔子答哀公之問當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爲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學三句復冠以子曰之文則此數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僞撰家語者不能辨文義之首尾乃誤以爲至擇善固執句止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旣非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爲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錄孟子之言尤其顯然而可見者況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潔從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達道達德九經之屬亦與人

存政舉之意了不相涉家語之悞顯然可見朱子章
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補而論之
蒲蘆或以爲蜾蠃或以爲蒲葦朱子章句從沈括以
爲蒲葦正與上文地道敏樹文義相貫近世學者偶
見蜾蠃之說以爲新奇遂極力駁朱子之悞非惟上
下文義不相呼應卽令果是而於義理亦何足爲得
失乎聖人此數言者實爲經世要務得文武之眞傳
乃皆碌碌無所發明但斤斤於蒲葦蜾蠃之同異徒

勞筆舌良可嘆也。又按蒲蘆文皆從草本草名也故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云魚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葦亦多云蘆葦又有蘆草生於田中以蒲蘆爲草其說爲得之爾雅一書本不足據九州之名與書不合謂夏改載爲歲亦與經傳乖剌其說豈盡可信就令蒲蘆果爲蟲名亦安見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蘆也卽果蠃爲蟲名亦未嘗非草名也豳風云果蠃之實亦施于宇毛傳云果蠃栝樓也葢蟲

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樓葉如瓜葉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蠃不但名蟲亦兼以名草矣況於蒲蘆文皆從草而反專以名蟲斷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據爾雅之一語遽欲駁朱子之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細玩詩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茲以澄之卽可餴饎猶賢人困於泥塗擢而用之卽可以爲君宣猷布化而百

姓孚其福此君子所以爲民之父母也以行潦爲喻
者謂隨地有才不必其大也雖片長亦足錄止須一
挹注之勞耳傳以行潦爲喻豈弟君子似尚未盡詩
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同上
此詩三四兩章皆頌禱之詞曰土宇厚曰受命長曰

百神爾主曰弗祿爾康何以忽繼之以馮翼孝德吉士吉人也葢國祚之脩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雖甚賢聖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則下情不上聞都邑之宰非其人則君恩不下達雖日下恤民之詔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馮翼孝德吉士吉人相與輔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長者益長媚者愛而能遂其

心之謂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剝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國計民生遂置之於不問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權門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黷於貨賄可知國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萬祿康也○此二篇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之詩然玩其語意似皆咏當日之實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蓋守成之世太平無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樂不以人材爲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繼述之故詩人

詠歌而嘆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左傳文公元年

此何以言貪人敗類也大凡國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備所貴取其所長恕其所短惟貪人則斷不可用何者人一動於貪心則不復顧名義論是非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會計倉庫書吏有虧鈌至千金者以二

百金納其子則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虧缺中貪之所致雖父子亦不顧復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貪人主選舉則賄賂至者即爲賢才不至者即爲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貪人主訟獄則關說至者訟即勝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萬事莫不皆然由是爲都邑之宰者咸務剝取其民以求爲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趨於貪爲民者亦咸務侵凌懦弱之人而吞其財而不畏上之

加以罪而民咸趨於貪故曰貪人敗類言化國之庶官百姓使盡爲貪人也人心一動於貪則法語不改巽言亦不復繹故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也人心一動於貪則賢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敵討賊勝敗呼吸之際而亦貪其賄者嶢關守將之受沛公賄而不設備陳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賄而縱使出險是也何者人惟不貪貪即無所不至也故唐劉晏理財悉用士人而不

假手吏胥知其貪也宋太祖立法尚寬垂訓不得殺士大夫而犯贓者法無少貸深知貪之為患大也歷觀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貪吏僨事者無怪乎芮良夫預知王室之將卑也按國語稱榮公專利而此詩言貪人敗類故朱子詩傳疑貪人為卽指榮公然則厲王之世皆由委任榮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詩正與周語所載互相發明也

附錄○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

鶴鳴一篇純用比喻在風雅中別爲一格毛傳以爲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傳則以首二句爲言誠不可掩次二句爲言理無定在樹檀三句言愛當知其惡他山二句言憎當知其善語殊雋妙然以揆之

詩詞考之時事殊未見確切不易處余初未閱毛鄭舊說但於吟誦之餘玩其詞意似爲用人而發因取毛鄭之說觀之乃知前人之見已有如是者雖其說尙有未盡合者要之謂爲求賢於文義爲得之蓋此詩首二句言賢人不難知鶴鳴九皐以喻賢人處於草莽聲聞于野以喻才德出衆人皆知之毛傳所謂身隱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賢人不難得魚潛在淵或在于渚以喻賢人隨地有之固有遯於空谷者

亦有隱於下位者樹檀以喻舊臣有功德者籜穀以喻舊臣之子若孫檀雖佳樹而其下不保無籜與穀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賢能繼其祖父之遺德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賢材不當輕棄之也箋以他山爲喻異國亦通葢周自中葉以後卿大夫多世爲之其見於經傳者若尹氏皇父家伯榮夷公虢石父之屬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過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則

人材之遺棄者多矣且世族豈能皆賢大抵人情涉歷艱難則其識日開坐享富貴則其心易蕩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世族中之賢者能幾人哉故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深知夫世祿子孫之多不達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旣多持祿養交甚至有以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習成風以承順爲適時以逢迎爲得計雖有方正之士然以

其戇直也莫肯舉之而亦莫能容之豈知聖君賢相亦未嘗不賴有戇直之人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石雖粗也而玉之溫潤者轉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樸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與詩之詞意相合而於時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學人咀嚼且與此後數篇正相表裏祈父檀下籜也白駒之伊人石在山魚在淵者也蟄之維之聲已聞于野矣即轉于恤之爪牙亦未必非

魚之在渚者但能舉而用之則晨門荷蕢皆得效王官之職庶政畢舉閭閻富而風俗醇之異邪者自不復詠黃鳥依昏姻者亦不復歎采蓫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詩小雅

爪牙傳以爲軍士轉于恤傳以爲久役呂氏引句踐信陵事以爲獨子當免征役故以之責司馬余按詩人旣自以爲王之爪牙又以獨子爲詞以求免役於

理殊屬難通鄭氏以爲宿衛之士不當從軍者較爲
近理然王事多難義不當自顧其私而敵王所愾亦
不得謂轉于恤也細玩其詞似所謂爪牙者卽曲長
屯將之屬所謂轉于恤者乃朘削貧困之意蓋周道
既衰大臣養尊處優多失之於貪惰貪則惟事朘削
惰則不知顧恤以致將士貧困不能自給故以此責
司馬之不聰耳嗟夫自貪人敗類以來大臣之賢者
漸少而持祿養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廸也卽爪

牙之士可以禦侮者亦使之轉于恤無怪乎王室之
不復振也舊說以此爲宣王時詩當宣王之初召公
輔政周室中興不當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
說已詳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同上

此篇惜賢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詩也賢人何以去也

蓋自周道漸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賢才罕有登
顯位者然郎下僚亦稀進用何者人之貪爵祿者多
工於鑽營人之有學守者多拙於進取而大臣皆世
祿子弟席豐履厚自二三賢臣外罕有以報國安民
爲事者不過貪賄賂喜容悅而已貪賄賂則饋遺者
升喜容悅則柔媚者進雖王之爪牙猶使之轉于恤
何有於草澤之逸賢而尚肯訪而求之舉而用之乎
郎幸而用矣而時方尚逢迎賢人亦不能爲是以翩

然而去雖欲縶維以永朝夕而白駒已入於空谷也

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詩也

附錄○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同上

附錄○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

我畜復我邦家同上

吾少讀書傳至周宣幽之際而不能無疑也宣王中

興之主西攘諸戎南卻淮夷荆楚諸侯復宗周宣王

崩幽王立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來熟玩小雅諸篇而後知其故也蓋國家之所以久不在聲靈之赫濯而在人心風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賴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撫字而整飭之周衰以來賢才罕得進用白駒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則閭閻失所風俗日敝是以白駒之後繼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喩爲土人所凌藉與碩鼠之食黍意同采遂采葍言貧無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給也

毛鄭以爲夫棄其妻者非是朱傳之說得之蓋惟閭閻失所則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轉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風俗日敝則民不相顧恤是以雖他邦亦莫我穀雖昏姻亦不我畜也故雖車攻之會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規模而里巷之間民貧俗漓已無蒂固根深之勢所幸朝無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復振無怪乎十有餘年而遂有驪山之變也

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詩大雅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上同

幽王何以有驪山之變也曰寵褒姒也固也衛靈之無道不亞於周幽南子之淫亂亦未必減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國而無患也孔子嘗言之矣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然則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當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屬十月一詩言之詳矣正錄中

亦已載之矣要其蠹國害民之實則莫如召旻篇中蟊賊昏椓等語爲最得其情何者昏暗昧也椓譏譖也潰潰昏之狀也回遹椓之由也潰潰則萬事不理惟其左右親近之所欲爲而莫之禁回遹則嫉賢惡異有直道而行不與爲黨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昏椓如是是蟊賊而已矣蟊賊者害苗之蟲也靖安也夷平也國之有民也猶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賊去而後禾得遂其長民之蟊賊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

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盜賊民亦何辜而罹此慘酷平疏糲舊說以疏爲糲以糲爲精粟米之法糲十粺九故疏以喻小人粺以喻君子夫糲固粗矣十而減一豈得遂謂之精且上文兼稱疏粺下文胡不自替專承疏而言於文義亦不合竊見斯引舊說以爲使我心爲此故愴怳引長亦似與上文意未甚融洽蓋疏粺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無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昏椓喜逢迎貪賄賂

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憂樂惟在親民之官立政所謂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昏椓則所用之人皆庸碌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則穢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厲王始用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復安及末年乃祈父白駒之詩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昏椓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憸邪無怪乎其饑饉流亡

而曰躗國百里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同上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此篇前言東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

其空貧也三章哀我憚人勞也東人之子貧且勞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羆爲裘其情固難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試此何故哉蓋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緣是以執政大臣愛之拔擢其子皆得濫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納取財賄耳知誇耀鄉里耳何以忠君報國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衆彼不知也酒不以爲漿璲不以爲長言其侈也載施之行不可以簸揚挹酒漿

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貪莫甚焉載吸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無厭也蓋惟其得財也易故其用財也侈竭東人終歲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歡惟其貪侈而不事事是以東人至於貧且勞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儉衰世之俗多奢豳風周之所以王也則首之以七月唐風晉之所以霸也則冠之以蟋蟀今大東一詩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姦人富則良民必貧豐年耽於逸

樂則荒歲必無以自贍是以召旻之詩繼以饑饉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猶是文武之民也法猶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櫛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此日而哀我憚人也昔日之狐貍爲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羆止足爲舟人裘也無他得人與不得人之異耳昔日之立民長伯者無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見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試者則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讀詩者

比而觀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見矣○三代考信錄其十有二卷惟辨其虛實眞僞使聖王之事不至爲傳記所誣未及詳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詳考固已若周則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復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書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鈌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詩較多故今采之以補尚書之缺傳記之文有互相發明者亦取而載之綜而觀之庶足以見其初終得失

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續考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詳矣然未盡也治國之務莫要於開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撫有四方雖天宣之聰明其勢不能盡知故以明目達聰爲先務也然非但人主然也雖大臣雖羣臣雖一縣一邑之長其才豈能靡不長其事豈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則政皆無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慮多聞識爲貴而惟欲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也所患者

自以為智而不能受人言則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轉其意甚至聽讒而妄害賢人者有之況於其政尚可問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復附列之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書無逸）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諫上郎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謂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獨言古之人者古人風俗淳厚以此為常事不必

賢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進
耳目日廣下情無不上達不但政事之無缺也雖奸
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無隙可乘不復敢譸張爲幻
非謂爲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按無逸
一篇乃戒人主逸樂之意篇末何故繼之以此葢君
道以用人爲要其次卽聽言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也然人主一躭於逸樂則羣臣相競於逢君而忠
言多苦於逆耳故復繼之以此亦無逸之餘意也

補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襄公四年）

按傳稱命百官官箴王闕則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晉侯好田而魏絳述之故遂傳於後耳舉一隅以三隅反則羣臣之箴皆當類是周公所謂胥訓告胥教誨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闕所謂箴王闕者乃不

待王有闕而預箴之所謂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復有闕王猶如此則羣臣之皆能受諫納誨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長也○杜註以辛甲爲武王臣卽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雅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

諫同上

此所謂胥訓告云云也嘉賓在坐鼓吹以娛之承筐以進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聞善言之心可謂切矣皇華之征夫馳驅道上困頓之不暇而猶事周爰咨諏抑何其虛衷若谷也卽此二詩觀之可知當時風氣猶以聽納忠言爲事葢距成康之世尚不甚遠也○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詢訪若此然則周公所謂古之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者非專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

大夫皆不敢自謂賢而孜孜焉惟欲訪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見一斑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

周道漸衰風氣日變卿士大夫莫不自以爲智自以爲賢雖有一二人尚知訓告者而其人且付之於一笑同僚之言猶不肯聽況於芻蕘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

此所謂譸張為幻也聞訓告而厭之則聞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讒言日盛也四國交亂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小雅）

舊說以訛言為讒言然讒言不當屬之民上文謂山兩句亦無着落當指民間謠諑而言懲戒也蓋政事失則

百姓困百姓困則謗讟興雖不必其盡實是以謂之訛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謂之爲山容有舁而過稱之者然必高於平地爲岡爲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懲也無他鄉士大夫皆自以爲賢智故爾自謂賢智則雖召故老訊占夢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貫禍不過具曰予聖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訓告云云者不可得矣烏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同上

讒言何以能使人信也葢有巧術存焉其始託爲無心微示其意使聽之者擂之於心漸而增之累之聽之者遂信以爲實故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向使其譖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眞僞其實邪則致之罪孟子所謂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者也其誣邪則治言者之罪此後誰復敢譸張爲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如非大過則寧置之不問

雖有賢人不保無一二事之小失況於形跡疑似之間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過也如是則守正之士皆盡心於國而不畏僉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正月之五章與板之三章義同巧言此章與青蠅詩義同但一在厲王時一在幽王時耳詩中此類言語甚多不可悉載姑載四章以見大凡

附錄○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欲人之議執政即胥訓告之意子產此事誠爲政之要圖是以韓子爲之作頌曰鄉校不毀鄭國以理也此雖春秋時事然足以發明周公之意故附錄之於此○立政無逸兩篇乃周致治之要正錄中雖已論之然其藴未盡故復有周政通考以暢立政之旨而無逸篇末三章猶未之論及故今復爲續考以補之但祭公祈招之

詩衛巫監謗之事已詳於正錄中故今但取詩詞著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